

以前，周末一家人逛到陕西路附近时，经常去位于陕西南路和淮海中路交叉口的“美心酒家”吃饭。美心酒家是有八九十年历史的老字号，我最喜欢的有虾仁两面黄、叉烧炒饭和牛肉粉丝汤，这些小吃极富传统特色。后来由于地铁建设，美心酒家搬迁了，搬到了华山路。我们一家人又慕名而去，感觉和以前两样了。虽是全新装修，但小吃餐厅没有了；菜还是地道的上海菜，但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中的味道；因此，“在老字号就餐”的感觉基本上也没有了，觉得就是一家不错的新开张的上海餐馆而已。

徐家汇天钥桥路上原先有家“赛俩目”餐馆，是徐家汇地区不可多得的地地道真风味的餐厅。还记得以前每天中午就餐时人挤人和排长队的热闹劲儿，至今还很怀念。原先二楼有多个小小的包间可

变样的饮食名店

金毅

以点菜，最爱吃的有羊肉泡馍和手抓羊肉，原汁原味的新疆做法——前者是用明炉，可以加汤加馍，后者是肥瘦相间的骨头肉，会滋滋冒油。一楼是小吃门店，门外有现烤的羊肉串，最爱吃的是牛羊肉炒饭、羊肉汤和羊杂汤。炒饭是大锅炒出来的，挺油很香。那时候中午时分来吃饭的多半都是“一饭一汤”，你还没吃完旁边就有人等位子了。

后来因为地块改造，该店搬迁到了临近的南丹东路。当我们怀着满心的期待去了以后，却带着更大的失望而回。几大汤全没了，羊肉

泡馍也没了，手抓羊肉变成了清蒸羊排式的做法，感觉上赛俩目也变成了“另一家”“新开张”的餐厅。

美心酒家和赛俩目原来都是我们家的“保留节目”，自从它们搬迁我们再去之后，这两个“保留节目”就更多地变成了“回味”。

上海正在开展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保护工程，上海滩的历史主要是过去这一百多年积累下来的，其中餐饮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目前，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餐饮名店如何发扬光大是个大问题——因为它们已经消失得太多了！

因市政建设，将餐饮名店搬迁不是不可以，但“改头换面”“大换血”之后，它们变成了“另一副面孔”，谁还认得它们？

将历史悠久的餐饮名店，变得如此面目全非，太可惜了啊！



边看边聊



夜苏州

华致中 摄影

藏大钞票

肖渭清

1939年时，一张五块头（解放前发行的法币）算是大钞票了。那时一张拾块头可买一担米（150市斤）。

手中有大钞票，应该说是高兴事，但大钞票也有麻烦。

1939年，我进县城读书（当时长兴全县只有两所中心小学），每个月要回家拿张五块头进城，这有很大的风险。因为进城必须要通过封锁线，这封锁线应该说是中国人的耻辱线。在那日寇侵犯的年代，在封锁线上，一是要向炮台上的日本鬼子鞠躬，二是要举起双手让伪军搜身。进城的中国人，不论男女老少都得这样，搜到大钞票统统被抢走。

我每个月回家拿张五块头进城读书，这张五块头，包含着四元五角的伙

食费（伙食极差，全素不见荤），三角钱的油烛费（夜自修照明用），两角钱的理发及零用细。所以每个月要为这张五块

所幸的是，我如此藏大钞票，每次均安然无恙，因那些伪军看我人小，搜得就马虎了。



2007年10月4日上午，我带着17岁的智障女儿钟春意去参加“上海国际特奥家长论坛”的活动。按照安排，我和女儿准备了节目。

舞台上，节目一个接一个地进行。当中午12时，北京奥运形象大使、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在上海电视台演播大厅即将宣布“上海国际特奥家长论坛”结束时，我的心头一沉：“完了，我们的节目因时间关系被删掉了。”

此时，最后一个节目的音乐响了起来，谁知和我一起坐在前台候场的女儿钟春意，忽然一跃而起，上前拥抱着杨澜说：“杨阿姨，我好崇拜您哦！（先拍马屁）我想上去伴舞（再提要求），好吗？”杨澜高兴极了，说：“去跳吧！”

春意立即踩着欢快的音乐节拍上台翩翩起舞。这时场边一位印度智障小姑娘也飞跑过去，看着春意的样子，跟着一招一式跳了起来。许多外国朋友也加入进去，台上的气氛又掀起一个高潮。

所有的摄像机立即对准了这两个天真活泼的智障姑娘。见状，她俩更来劲，跳得更欢了，直到音乐停止，她俩还依依不舍。

活动结束了，杨澜高兴地牵着春意，向特奥创始人、国际特奥名誉主席尤尼斯·肯尼迪·施莱佛女士介绍春意，说她是个能歌善舞、还会画画的中国智障姑娘。施莱佛女士听了对春意说：“刚才都看见了，跳得真棒，我想请您到美国去跳舞，好吗？”“太好了，谢谢施莱佛奶奶！”春意忙不迭地回答道，开心极了，并和施莱佛奶奶合影留念，给奶奶留下了通信地址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问春意：“你怎么自说自话跑上台去跳舞呢？”她说：“我会轧苗头呀，再不去，我就错失良机了！”作为母亲，我自叹弗如。

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去南翔参观。

汽车一到镇上便直驶白鹤南翔寺。因南翔古镇之名源于是寺，所以自然要先去朝拜它了。寺的新建筑落成不久，系唐代风格，前后大殿、庭院庄严宏大。尤其是在其下面还有一个极大的地下室，据说是全国最大。另外大殿前东、西两侧的钟、鼓楼之高，据介绍在国内也数第一。现今是“旅游竞争时代”，这些在地方上都是足可引以为自豪的。

出寺一路信步向前，猛抬头看到路牌上写着“生产街”。这个名字，在我们这些见惯了以全国地名命名上海路名的市区人看来，好生特别。再一路行去，竟发现还有“劳动街”、“人民街”、“和平街”、“民主街”、“解放街”等等。这些路名显然不是近时命名的，它们当是过去某个时代的特定产物，是历史的投影。

我和姚慕双的高足、剧作家张双勤第一次的合作，是把我发表在《故事会》上的《敲一记》改编成大型滑稽戏。《敲一记》也是人民滑稽剧团成立后第一次创作的大戏。戏一搬上舞台，立刻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，受到“上海剧协”专家的一致好评。这出《敲一记》第一次送戏到苏北盐城，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。

盐城，老八路的根据地，但从来没去过滑稽剧团，那里人也没看过滑稽戏。上海滑稽戏是否能在盐城一炮打响，大家心里都没底。团长一到盐城，最关心的是票房。团长到票

房一看，心冷到冰点。放出去的几天票板，连第一场都未售完。看来，回去的路费都成问题。然而，剧场经理却说，关键不在票房，关键在于第一场。第一场如果没有“抽签”（即中途退场），以后就有苗头了。

为了避免盐城观众听不懂上海话和江南方言，演员们把所有的台词都翻成苏北话。首场演出结束，一打听，有三个观众中途退场。大家想，这下完了，没希望了，团长关照大家准备卷起铺盖回上海。

哪知第二天早上，剧场门口一片喧闹声。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团长出去一看，奇迹出现了，售票处排起了长长的队。团长百思不得其解，既然有人中途退场，却为什么现在又争先恐后来买票？

后来才搞清楚，中途退场的是一家三口：父母和儿子，因儿子笑破肚皮，只得中途退场。原来儿子患盲肠炎，动了手术，刚拆了线，就悠然来看戏。这戏实在太滑稽了，笑得观众前仰后合，拍手过瘾，还拍凳。在一阵一阵的笑声中，儿子感到伤口有点疼，起初忍着不笑，谁知越忍越难受，最后“哧”地一笑，刀口破裂，血往外渗。

蓼蓝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种植和使用历史。它既可供药用，又可制靛蓝、做蓝色染料。在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先秦时期，它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也是产地农户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。

蓼蓝大约在二三月间下种培苗，民间有“榆荚落时可种蓝”的说法。五六月间，蓼蓝开始成熟，叶子变青。七八月间开花，果期则在八九月间。由于蓼蓝的叶子是制作靛蓝的原料，故在进入五月蓝叶刚开始变青的时候，就会有大量的山农进山采刈。这种生产活动基本上是无序的，其中不乏乱采滥刈。这样，就有可能对植株后期的开花结果乃至来年的生长繁殖产生不利影响，甚至造成破坏性的后果。

宋陆佃《埤雅》记曰：“《月令》：仲夏令民无艾蓝以染。郑氏（玄）云，为伤气。然则艾蓝于夏，先王之法禁焉，制字从监，以此故也。”仲夏，指农历五月，为夏季之中。“艾”（音yi），通“刈”，意为收获、割取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为了保护“蓝

（蓼蓝）的“长（养之）气”，“先王之法”禁止山农在仲夏时节蓼蓝初熟、蓝叶刚开始变青的时候进行采刈用于加工染料。据东汉经学家郑玄训释，“蓝”字的造字之所以在草字头下面加一个监狱的“监”字，就是为了表明禁止“艾蓝于夏”这一“先王之法”的严肃性。

这段文字可谓古代禁止乱采滥刈、保护自然资源的一个典型例证。

饭店，我拿出几首新近写成的歌词请她指导。她认真地看过之后，挑出其中一首《斗笠歌》，说这首有修改基础，并当场拉着我在走廊上

王健改歌词

徐立忠

一边“排演”，一边修改起来。她取出手帕，扎成斗笠戴在头上，哼唱着：“阿哥头上戴斗笠，好比一盘向日葵……”我接着道：“阿妹头上戴斗笠，好比一朵野山菊……”她边吟边唱边扭出舞步。那时她已是63岁的人

了，却活泼得像个小姑娘一样，她调侃自己是“傻乐观”。

她引用著名词作家乔羽的话：

“歌词不是看的而是听的，不是读的

而是唱的，因此它必须寓深刻于浅显，寓隐约于明朗，寓曲折于直白，寓文于野，寓雅于俗。”她说：歌词要

求符合音乐逻辑、语言逻辑和生活逻辑，有动感，能歌能舞。那首《斗笠歌》就这样改出来了。

认识王健之后，我更爱她的作品了。

她的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插曲、《歌声与微笑》《未了情》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《洒下一片深情》等，都令我

深深喜爱。

耐得住寂寞，这是做人的一种境界。但我要说，还要耐得住喧嚣，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从喧嚣开始的。

先是母亲生产时的呻吟与呐喊，然后便是我们自己的嚎哭问世，接着便是在父母、师长、前辈的呵斥训导的“喧嚣”中渐渐长大。人的一生，自己接受着别人的喧嚣，同时也喧嚣着别人。

耐得住喧嚣，其实是要耐得了那些莫名的指责、无由的诽谤、恶意的嫉妒；是要耐得了那些狭隘的观念、因袭的势力、偏执的障碍；如此，任凭风雨坎坷都

将奈何不了你，你将能够从容地走自己认定的道路。

耐得喧嚣，也是耐得住另一种寂寞。

耐得喧嚣，还需要耐得了那些有求的阿谀、廉价的吹捧、阴险的奉承；耐得了那些无知的聒噪、浅薄的钦佩、狂热的崇拜。知己知彼，不狂不馁，仔细地找准自己生命的坐标，扳桨摇橹向着人生理想的彼岸努力划去。

我们要耐得人世的喧嚣，更需要时时反省自我的膨胀与浮躁，抑制住自己对他人的喧嚣：不自以为是，不自命不凡，不苛责于人，更不强加于人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能持否？

独善其身而能忍辱，忍辱而能忍辱，责己而周而待人宽，这乃是一种人生的品位。

父母只得陪儿子退场去医院缝针。

后来，《敲一记》在盐城、高邮等地连演50场，场场爆满，盛况空前。

大功不可没的是王汝刚。当时还是小滑稽的他，第一次挑大梁，任主演，已经崭露头角。他为了演好剧中的角色，为了观众的笑，每到一地，总是先走街串巷，近距离接触市民，学习当地方言。他一学就会，一说就像，他成了舞台上的“开口笑”。只要王汝刚一开口，观众就笑。他一口纯正的盐城方言，说得惟妙惟肖，观众说王汝刚是盐城人。

到了高邮，又说他是高邮人。总之，王汝刚在苏北深受观众喜爱。盐城之行，赞誉归来。当时身为团长的滑稽大师杨华生也将这“笑破肚皮”的故事编成独脚戏小段，经常演出，又使观众笑破肚皮。

今宵打谜

徐汉明

发胖令人愁

(成语)

昨日谜面：人微言轻

(新电影二)

谜底：《小说》、《无用》(注：小，力量小)

真的笑破肚皮

徐荣芳

键在于第一场。第一场如果没有“抽签”（即中途退场），以后就有苗头了。

为了避免盐城观众听不懂上海话和江南方言，演员们把所有的台词都翻成苏北话。首场演出结束，一打听，有三个观众中途退场。大家想，这下完了，没希望了，团长关照大家准备卷起铺盖回上海。

哪知第二天早上，剧场门口一片喧闹声。以为出了什么事，团长出去一看，奇迹出现了，售票处排起了长长的队。团长百思不得其解，既然有人中途退场，却为什么现在又争先恐后来买票？

后来才搞清楚，中途退场的是一家三口：父母和儿子，因儿子笑破肚皮，只得中途退场。原来儿子患盲肠炎，动了手术，刚拆了线，就悠然来看戏。这戏实在太滑稽了，笑得观众前仰后合，拍手过瘾，还拍凳。在一阵一阵的笑声中，儿子感到伤口有点疼，起初忍着不笑，谁知越忍越难受，最后“哧”地一笑，刀口破裂，血往外渗。

耐得住寂寞，这是做人的一种境界。但我要说，还要耐得住喧嚣，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从喧嚣开始的。

先是母亲生产时的呻吟与呐喊，然后便是我们自己的嚎哭问世，接着便是在父母、师长、前辈的呵斥训导的“喧嚣”中渐渐长大。人的一生，自己接受着别人的喧嚣，同时也喧嚣着别人。

耐得住喧嚣，其实是要耐得了那些莫名的指责、无由的诽谤、恶意的嫉妒；是要耐得了那些狭隘的观念、因袭的势力、偏执的障碍；如此，任凭风雨坎坷都

将奈何不了你，你将能够从容地走自己认定的道路。

耐得喧嚣，也是耐得住另一种寂寞。

耐得喧嚣，还需要耐得了那些有求的阿谀、廉价的吹捧、阴险的奉承；耐得了那些无知的聒噪、浅薄的钦佩、狂热的崇拜。知己知彼，不狂不馁，仔细地找准自己生命的坐标，扳桨摇橹向着人生理想的彼岸努力划去。

我们要耐得人世的喧嚣，更需要时时反省自我的膨胀与浮躁，抑制住自己对他人的喧嚣：不自以为是，不自命不凡，不苛责于人，更不强加于人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能持否？

独善其身而能忍辱，忍辱而能忍辱，责己而周而待人宽，这乃是一种人生的品位。

些街名，就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变迁的重要印痕，让我们意外地触摸到了过去的时代脉搏。历史是一个绵长和延续的概念。南翔尽管是个古镇，但是任何地方的历史文化都是叠加的，古代历史文化在此自然比较厚重，弥足珍贵，但近现代的文化积淀，同样也是宝贵的。因为它们在离历史越来越远的今天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显现地方独特个性的重要资源。

想到这些，我特意向镇领导同志说，南翔的这些街名已成系统，在上海市郊乡镇中堪称是一特色。这些街名虽然显得直白，但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，希望古镇以后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过程中，在保护老街、老建筑的同时，也要保护这些50多年前的老地名，千万不要将它们轻易地改掉。

此番徜徉老街，欣赏双塔，悠游古猗园，品尝小笼包，又意外地发现了南翔的这个地名特色，这令我欣喜不已。

五十多年前的街名

郑祖安

“解放街”、“人民街”；又因当时要大力发展生产，提倡劳动最光荣，于是有了“生产街”、“劳动街”；要发扬民主，希望和平，也就有了“民主街”、“和平街”。

地名包含并能折射出地域的自然特征、人文特征以及时代特征，就这个意义而言，地名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，能为后代保存地域的丰富岁月记忆。例如上面这

些街名，就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变迁的重要印痕，让我们意外地触摸到了过去的时代脉搏。历史是一个绵长和延续的概念。南翔尽管是个古镇，但是任何地方的历史文化都是叠加的，古代历史文化在此自然比较厚重，弥足珍贵，但近现代的文化积淀，同样也是宝贵的。因为它们在离历史越来越远的今天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文化遗产和显现地方独特个性的重要资源。

想到这些，我特意向镇领导同志说，南翔的这些街名已成系统，在上海市郊乡镇中堪称是一特色。这些街名虽然显得直白，但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，希望古镇以后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过程中，在保护老街、老建筑的同时，也要保护这些50多年前的老地名，千万不要将它们轻易地改掉。

此番徜徉老街，欣赏双塔，悠游古猗园，品尝小笼包，又意外地发现了南翔的这个地名特色，这令我欣喜不已。